

1561.45
1729



西方文学经典

淑女劫

(英) 莎丝琪·荷波 著



A1002597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第一章

“你感到害怕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像是到了地狱。”

他在她的身子下面一直没有把枪扔掉。

……

“太不够浪漫了。”赛妃说道。

“你难道真是这样想的？”

“那还用着说，我们非常喜欢浪漫，而且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需要浪漫的。但是当你能够拥有足够多的杜松子酒，大量的金钱，每天清晨在一个豪华的野墅里醒来时，哪个人还愿意在公司里手牵着手，傻傻地盯着别的眼睛看呢？”

“当然，可是早晨我看上去仍好像是在地狱里一样。”凯蒂附声道。

“你已经很浪漫了。你跟着一个结过婚的男人，他又不想给你提供生活费什么的。”

凯蒂若有所思的静静地看着她的朋友。当她说着这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时，没有注意到赛妃的表情有多滑稽，或有多严肃。“鲍尔做那件事是很蠢的。”她说。

“因为你渴望太多。宝贝儿，其实你并不希望他离开她。我的意思是，也就是说那家伙是个杂种。”

“因为他跟着我？”

“当然因为他跟着你。看，通奸有多好玩，那是在引诱之下的放肆。鲍尔可没再受到诱惑。也许在这以前他有过



四、五次，但是三年来一直跟着同一个女人，他是想用你的，吃你的。男人非常可爱，但心也花，你却只和他一个人玩。你的生活太糟，这常使你感到很愧疚。实际上，你仅仅是一个廉价的第二夫人。但这并不是你的过错，你太善良了。你真蠢，我想你应该是爱上了他了。”

“我想也是这样的。”凯蒂幽幽地说。

“那个矮胖的、自私的狗杂种，让他滚得远远的。躺下吧，凯蒂。你也需要这样。你没能得到性满足，出去躺下吧。那儿很干净，我经常躺在那里。”

一片寂静。赛妃把她的头歪在一边，看起来就好像一只有趣的麻雀。不，是只欧掠鸟。粗俗、壮实，并有着—头短而黑的头发和—双绿色的大眼睛。她们这样并排躺着，凯蒂看着赛妃。“我敢打赌，你在度假时，没跟任何男人睡过。”

“实际上跟过。”凯蒂说。

“干得漂亮。他怎么样？跟布莱雷—样年轻，健壮又漂亮？是新嫖老练的大富翁，还是大都市里有教养的那种人？噢，亲爱的，最好还是别把赌注全压在希腊岛这种地方，对吗？”

“你是不会相信我的。”

“让我试试吧。”

“他是一个贼。有—把枪。他利用我掩护他躲开警察。作为人质，我想是这样。”

又是—阵沉默。“如果不是瞞我的话，”赛妃说，“你打算告诉我你被他强奸了？”

“他长得很帅吗？”

“他浑身散发着汗臭味，并且恐惧不安。他很邋遢，并



不是说肮脏。他利用我去强迫阻止警察向他开火。我是一名游人，在可佛，警察不会开枪射击一个度假人，这样会给旅游业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。”

“他偷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因为他把东西放在背包里。”

“你是怎样逃脱他的？”

“在巴黎他离我而去。”

“巴黎？开玩笑？”

“我疯了，赛妃，我已经三十岁了，我失去了工作，又被情人甩了，但是我仍然爱着他。我就这样跟了那个持枪逼着我的人，我真的没法让我的手离开他。”

赛妃眨了眨眼。“我知道你已三十岁了，所以特地为你买了高级浴液祝贺你的生日，而且很高兴你失去了鲍尔，虽然我很遗憾你仍旧为他伤心，而不是为失去了工作，凯蒂。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。”

“我没得到晋升。当约翰告诉我时，我痛骂他是一头沙文猪；我是他这个烂公司里最好的经理；但我厌恶透了办公室里的无聊；他和他令人痉挛、窒息的恶臭味，他也许会对我所管理的计算机程序毫无办法呢。”

“真的？”赛妃的眼光一亮。“保险界还从未能让人如此兴奋呢？”

“我相信当时，他的办公室的门一定是开着的。我大声地骂着，骂得痛快淋漓。那些可怜的被少付了薪水的女人们，都拍手称快。”

“你想道歉并恢复工作吗？”我这样问，只是为了那微不足道的事，钱。



凯蒂傻笑起来。“事实上，他打来电话，给我提供了工作，并问我是否想要延长假期度过我那段不高兴的时光。”

“谢谢上帝。”

“当我意识到那个卑鄙的家伙想到我或许是因为更年期提前来临，而不是正经发脾气时，就加重语气又重复我骂过的话。”

赛妃发出咯咯的笑声。“所以，你是真的失业了？”

“是的。如果我不能尽快找到事情做，就得卖掉这个房子。”

“多快？”

凯蒂耸了耸肩。“六个月，有一件事需要解释的就是和鲍尔在一起时，我讨厌到外面出去。即使不被别人看见，也不愿出去。和其他男人呆在一起时，也是一样节省。这从以前的银行收支情况一下就可以看出来。”

她非常疲惫，很忧伤，脸色苍白。所以花了一个星期在晚春季节去可佛沐浴日光。她深感寂寞，她的情人跟别的女人结婚，并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了。她去可佛，因为那里便宜舒适，独自一人时她无须忙碌。她想去游泳、阳光浴和睡觉。西班牙和希腊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可佛是她在南方所能去的最远的一个地方，她这次度假就准备了这么些钱。她选择春天，是因为对坐办公室的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时间，而且对公司也没有很大影响。于是，她请了假。结过婚的人和家里人都得在学校放假时才外出。凯蒂的经历已足够在他们七、八月份离开公司去度假时，留下来担当代理主管。

她的资历却不够晋升。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后来。



所谓浪漫，并非像赛妮所说那样，总是跟一些很古怪的男人在一起，做一些有趣的希奇古怪的冒险游戏，并且对自己猥亵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羞愧。凯蒂仅仅喜欢沉迷浪漫的幻想之中。当然，这就得看如何给浪漫下定义了。她不愿意跟身强力壮的匈牙利男人或者和站得笔直地、色迷迷地盯着你使劲看、面色苍白的蠢牛，一起去寻找那些矫揉造作的东西。但是她希望自己的性欲能得到满足，即使是过分做作和矫饰。就好比碰巧出门喝得晕晕的，或者确切地说它像一大块未煮熟的牛排，“啪”地一声被丢在了一张脏不可言的桌上，这原本是美味可口的一顿饭，由于肉是夹生的，又想到被送来的方式，于是就让人大倒胃口了。

问题就在于她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她非常喜欢鲜活的、长相漂亮的男人，他们能善解人意，也很知趣，不给她带来太多的难题。只是，不知他们在哪儿呢？他们大多数都跟她的朋友结了婚了。

偶尔也会碰到一个人，一起寻欢作乐。但是莫名其妙地，在一个令人心醉的片刻之后，在性方面她就会对他厌烦了。公平地说，他或许非常了不起。作为同事他或许更出色，但性方面他像一个幼稚园的学生。离开了鲍尔这个杂种，她发现自己假装情欲高亢已经好几个星期了。

她并不缺乏性冲动。反过来，她认为自己情欲过盛，这常常使她非常尴尬。她所有的女朋友中，只有赛妮真正地承认过对男人有着不可抑制的渴望，但她自己却小心地回避。在认识鲍尔以前的日子，她就像赛妮一样自由自在。她仔细地选择男人。她跟他们做些很时髦的游戏；她甚至想他们专业化一点，以便当她喜欢某一特别情趣时，知道该叫谁过



来。

她依然不能确知出了什么差错。她的确恐慌了一两次；一个男人居然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。随着年龄增加，她所冒的险看起来就更加具有重要意义了。她感到了浪漫主义的精神，她希望她的性生活更加柔和、更加温存。尽管这些看起来显得虚假。

当然，那些是毫无指望的。如果她变得温存一些，那些男人就惟恐避之不及，他们会认为需要什么承诺。一直到鲍尔出现以后，在他的穷追不舍下，她才有了日渐丰富的性生活。鲍尔那么具有骑士风度的，那么甜蜜的，那么温存的，而且还是一个结过婚的男人。

有时你必须长大，她不时地提醒着自己。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。你不能够总是强迫自己像是一个荷尔蒙分泌过多的十几岁的女孩。

难道你行吗？说实话，赛妮是可以。

难道鲍尔的魅力，就在于你们之间毫无约束的那种关系，她无法牢牢地把握住他吗？或者就是因为他是杂种？真是个头疼的想法。

她在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，布置了一番——她不能忍受便宜的旅馆——她把睡觉的阳台涂成了淡黄色。她就这样悠闲地躺在海滩上，跟其他英国人一样，把皮肤晒得黝黑黝黑。她去潜水；她在小旅馆里，与上了年纪的身着黑衣的当地人一起喝鱼汤。

她尽量避免和外人接触，假日的第五天，她乘一辆公共汽车去奥卡斯的最北边游玩了五个海滩和修道院。在海滨回来的路上，她要单独地穿过潘多拉特山腰上成片的橄榄树和



柠檬树林，打算两小时后就回到马路上，再搭乘公共汽车。她穿着一件薄衬衫，一件沙笼式的紧身裙，背着个包，里面装着些游泳必备的东西。她把汗津津的充满咸味的头发束在脑后，戴一幅很大的太阳眼镜。她不去想些什么，只慢慢地爬上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，享受着太阳光温暖的爱抚，享受着身体上的放松，感到了这次游览带来的发自内心的欢快。

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枪声，她没去在意。她对射击运动一无所知，认为枪声可能就是当地人在追赶着一只野鸭。从喧嚣的人群中逃出来真的太有趣了，她懒懒地想，仍旧静静地站着，盯着岩石上一只金丝雀看。游人们都去了海滨，这小岛看上去静悄悄的。

突然，他来到了她的身边，脚步声沉重，惊飞了金丝雀，扬起了一片尘土。

接着又是一阵枪声，就在附近，她回过头看了看。凯蒂听到嘈杂声，人群向他们涌来。她依旧静静地站着，目瞪口呆。这是在电影里吧？

那男人猛地抓住了她，弄疼了她的上臂，把她拉回到现实。他把她拖到了自己面前，朝着人群跑来的方向，开始大喊起来。

他用希腊语尖叫，凯蒂听不明白。她试着挣脱，但他死死地抓住她，把她的背紧贴着他的身体，面向追赶来的人。

第一人走出了灌木丛，他皮肤深黑，穿着制服，手中握着一把枪。

凯蒂身后的男人呼吸很急促，她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：他的汗味、他的泥土气味，奇怪他身上竟散发着一股草腥



味。

他用希腊语喋喋不休地跟警察说着，枪口顶着她的头，此刻她能够清晰地听懂他说的话。

“停下来。”凯蒂又一次叫道。

现在有了三个警察。他们站着看他俩的吵架，“救救我。”她说。

“放开她。”一个警察说。

“我宁愿去地狱。”凯蒂用英语说道。

“她是无辜的。”警察英语说得很流利。

“不，她现在跟我有关。”他继续向后退着。“别靠近我，”他接着说。“滚开！你想拿她的生命冒险？”

“我们会抓住你的，那样你的惩罚就会更严重。”

他那持枪的手动了一下，绕着她的胸部，枪从下面顶着她的下颌。他的另一只手拔出一把刀，他用刀尖在她裸露的胳膊上划了下去。凯蒂看到了一条红线，然后凝成一颗红宝石，她感到一阵轻微的刺痛。

“离我远些。再跟着我，我就杀死她，我会用刀把她割成一片一片。”

警察们激烈地争论了一番，开始后退。

“别丢下我。”凯蒂尖叫起来。昆虫的咕噪声顿时停了下来，接着又响了起来。

那男人又在她的胳膊上割了一下，正好是一个十字架，凯蒂感到更加疼了。

第一个警察举起手做了一个撤退的姿势，三个人就开始走远了一些。

凯蒂身后的家伙狠狠地夹着她的胳膊，推她上了小路，



他手上的刀不见了，枪却一直顶着她。

昏昏欲睡的正午，焦热难忍，正是午睡时候，他们仍在小路上跑着。凯蒂光脚穿着凉鞋，现在脚上却沾满了灰尘。她的背包勉强搭在肩上，心脏怦怦地直跳并感到血液在剧烈地涌动。

“让我走吧，”凯蒂气喘吁吁地说，“没有我你能跑得更快。”

“他们就在边上，”他说：“我需要你帮助我离开这个倒霉的小岛，按我说的话去做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她停下来，用力地挣脱他。“你这个恶棍，”她说。“停止游戏吧！我的胳膊受了伤。”

他非常轻地，一个巴掌打在她的头上。“我没时间闹着玩。”他说。“我不想伤害你，除非你给我惹麻烦。”

“否则，警察就会逼近？”

“警察就会逼近。”他赞同道。

他们过了一个村庄，凯蒂被带着飞跑过一片坎坷不平的空地。接着又沿着一片耕地，来到了一个卵石遍布的小村，被晒得发白的岩石依然灼热烫手，灌木茂密，荆棘丛生。这时候，天空暮云低垂，夜晚就要来临了。一只鸟儿从他们头上飞过，昆虫都歇息了。多么静啊，凯蒂能听到这个男人粗重的呼吸声，并感到他有力地抓她的右上臂，左上臂那两条刀痕也开始隐隐作痛起来。

他们翻过一个山头，到了一个山谷，接着又爬上坡来。凯蒂没有料到这个岛屿这么大，现在终于能够看到他们前方的大海和远方的陆地。他们在一块光光的岩石上坐了下来，凯蒂已经是狼狈不堪，又累又渴。如果有一些精力，恐惧和



愤怒就能烧遍全身，但这时她却无力顾及。

“我们就在这里休息。”他突然说话。汗还在身上流淌着。他们面前有个小悬崖，不时有些大块大块的砾石滚落下去。参差不齐的草木覆盖着裸露的峭壁，空气很清鲜，旁边一定有水。几处野花在风中绽放。

他知道那里有一个山洞，地上铺着地毯，有一些杂物靠在一边，洞里非常黑，也很凉快，他在后面推着她。

她坐下来，揉搓着胳膊，疲劳突然袭来，她想睡觉。这时，她听到“咕噜噜”喝水声，看见那家伙拿着曾挂在腰上的一瓶饮料在喝，她的眼睛已经开始适应洞中的黑暗。他把瓶子递给了她，并蹲坐了下来，盯着她看，手中的枪随便地拿着。

她把瓶口擦了几下，就贪婪地喝起来，也不管水流到了下巴，又倒了些到手上，抹了抹脸。背包还在旁边，她从里边抽出几张纸巾擦了一下脸。

他拿回了瓶，又从洞里的储藏处拿过来另一个瓶子，他用牙齿咬开了瓶盖，他看到她的喉咙依旧在动，因此把瓶子递给了她。

虽然看不清商标，可是她能闻出这是威士忌，她性急地喝着，感到喉咙像是火在烧着，体内的酒精发挥了功效，身体渐渐舒服了。

“你不害怕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像是到了地狱。”

他笑了。“实在对不起，”他说，“你是救星，他们差点捉住我。”

“你就是我的克星。”



“我想我是的，对女人来说，我总是个克星。”

外面的世界渐渐消失了，眼前的世界却是实在的，一个男人，和一个女人，一个在逃的凶恶罪人，利用女人，却毫不顾及她的感觉，文明的面具摘下后，只剩下一片原始景象。

“警察为什么要追你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偷了东西，然而我想这不是主要原因，我不是走私者，或许就是因为这点。”

“你走私什么？药品？不，放我走吧。”

“我想还不能。”

“我真不能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到我身上。”她缓缓地说。威士忌在全身窜动，一个不该相遇的男人。

“你干得很好。”

他穿着件蓬松的衬衫，长裤腿束在靴子里，腋窝处一大片汗渍，她此刻看不清楚——他挡住了光线——然而她早就看见了。

“我到外边去方便，”他说，拿起他的背包，“你坐在这儿，小姐。”

她呆呆地坐着。现在，她有时间害怕了，可是威士忌却使她恼怒起来，她不相信他会杀掉自己。

这点要告诉女友们，她想。只是，不太像电影了，她感到自己太邋遢，太无能，并不知所措。也不漂亮，不聪明，一点也不。

他回来了，倚着洞口吃东西。接着他又给手表上了发条，他把背包放好当枕头，开始睡觉。

在一段可怕的时间后，大约一刻钟，凯蒂开始蹑手蹑脚



走向洞口，他没动。她把酒椰编的纤维背包放在原处。酒椰纤维已裂开。可惜她的相机还在背包里，但是你可以再买一个照相机。生命却只有一次。

他大约有三十岁，她边想着，边小心地一步一步挪着。多么匀称的身体，看起来也非常健壮。欧洲贱民，我猜，一个逃犯；一个恶棍；也许一个猎者。

他熟睡了，闭着嘴唇，胸部随着每次呼吸微微起伏。现在，她离他很近，枪在他的右手，他左侧着睡。她应该从他身上跨过去，还是夺下他的枪呢？

他会醒过来的，她应当跑掉，他不会朝她开枪，但会轻易地抓住她，把她狠狠地摔到地上。而她只能咽泣，吓得魂不附体。

她不想让他知道自己感到害怕。

她走出洞口，拿住枪。他不久就醒过来了，他拽住她的手腕，她拼命地挣扎，她手指扣在扳机上。他们扭作一团，她朝他开了枪。

枪声在洞里震耳欲聋。他抖动了一下，仍坚持夺回了枪，将她打倒，拖回到洞中。他坐下来解开衬衫上的纽扣，左上臂的袖子黑了一大片。

他脱掉衬衫，凯蒂看到血顺着他的胳膊往下流。他翻开背包，拿出一个小盒。用一只手打开盒盖，另一只握枪对着凯蒂。他试图打开一个小瓶子，将它夹在膝盖间。当瓶塞拧开，凯蒂闻到一股消毒剂的的味道。他拿出一块纱布，蘸了一些消毒剂。

“让我来帮你。”凯蒂说。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怪怪的。不去看枪，她趋步向前，跑到他的跟前，拿着蘸过消毒剂的



布，在他的胳膊上擦起来。

上臂肌肉上有处伤口，不断地往外冒血。凯蒂取出另一块纱布，蘸上了些消毒剂，开始包扎起伤口。她感到他轻轻地喘着气。

她没看他，只觉得胸部和发根处凝着汗。她把纱布紧紧地扎好，止住血，并擦去了他胳膊上的血痕，然后蹲坐下来。

她慢慢地抬起头，和他的视线交织在一起。他们离出口很近，她依旧挡住光线，光线还是从洞口折射了进来。她胸脯一起一伏，忽然一个念头闪过，打断她刚才的思路。

她非常急切地想做，真的，非常急切。没有人会知道。假若能活着回去，她能编出一大套谎话，人们会相信她的。

……

她举起手，抚摸着 he 赤裸的胸部，那里非常温暖，也很结实，她可以感到手掌下 he 皮肤的质地。

他头发脏乱，污垢已经渗入皮肤，下巴上长着粗硬的短须，凯蒂俯下头，亲吻着他胸口，她尝到他皮肤上的咸味，又吻了几下，接着把嘴唇贴在他的胸口上，感觉到他的心脏在跳动。

渐渐地，她开始把唇移到他的胳膊，她未亲吻他的伤口，连伤口边上也没有碰一下，她舔着从纱布渗出的小股的鲜血。当她挨着他身上时，感到 he 转着头向下看着她。

这时，她扭动头亲他的脖子，他又动了几下，慢慢抬起头来，她吻他的下巴，头发从后脑滑落下来，拂着他的腹部，她听到 he 凝重的呼吸声。

她慢慢站立起来，直视着他，十分近地，她碰到他的嘴



唇。他的唇有点干裂，她有意地靠往他身上，她极力想要记起她所干的、这件可怕而且又难忘的事情的每一瞬间。

她把她的嘴唇压在他的上面。她感觉到了他干燥的唇和嘴巴四周未修过的胡子，她用嘴唇封住了他的嘴，闻到一股清凉的、威士忌的气味，她吻着他，挑逗他。

她开始全身颤抖，手在他的胸脯上摩娑，一种急切的渴望将她的面孔扭曲，她吻着他的嘴，她感觉到他的身上僵硬，胳膊从后面绕住她，将她抱紧了，他开始熟练地吻起她。

贼和强盗如何会做得这样好？一个用刀子残忍把她割伤的家伙竟能这样老练地接吻？

凯蒂挣脱了他的拥抱，她感到陶醉、发晕，一股强烈的愿望猛烈地袭击着她。她解开钮扣，脱去衬衫，这样，乳房完全露出来，她又解开了裙子。

他用嘴亲吻她的胸部和乳头，吻着她的皮肤，他懂得怎样作爱，知道怎样取悦女人，他一只手放在她的身上，另一只手依旧拿着枪，他向前挪动，她躺了下来，裙子掉落了下去，地板冰凉而坚硬。

是在洞中的土地板，她正在地毯的边缘翻滚着，她彻底地沉迷其中，她堕落，无可救药了。她自愿让这个男人奸污，假若这时有什么事情打断他们，她一定会歇斯底里大叫起来。就使她躺在这肮脏的地板上吧，她已污秽不堪了。

她扭动着脱掉了裙子，彻底放纵自己，她的手在他身体上摸索，想找到他的皮带，他忽然翻身倒在了地板上，一只手显然因疼痛而直直地伸着，另外一只手依旧握着那支可恶的枪，她机械地，使劲地脱着他塞进靴子里的长裤。



她需要他，她要获得他，这里有个现成的情人，虽然是冒牌的，既然找到了，她就要好好利用他。

她爬到他的身上，令人高兴的是他是仰面躺着，她坐到他身上，冲着他的脸媚笑，她的乳房在他的眼前晃动，她放荡地把一只乳头塞进了他的嘴中。

跟鲍尔在一起就没有这样。

跟其他人一起也未这样，这是在梦里，不是现实。

她闭着眼睛，轻快地呻吟着，在他的大腿上蠕动着自己的下身。她把手伸进他的大腿根部，摸到了她想要的东西。

“我的上帝啊。”

这是她开枪射伤他以后，他第一次说话。

过了片刻，他把她推到一旁，他手中一直拿着枪，对着她的头，虽然手指并没有扣在扳机上，这并不足以威胁，他没有放掉武器是因为他已习惯性地保持着警惕。

“我看起来就是像个妓女。”

凯蒂心中冒出一股热流。

“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被利用了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凯蒂一声不吭，事实上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他的感受？

“你刚才做的都是为了再把枪夺回去吗？想放松我的警惕，是不是？”

凯蒂抬头看着洞顶，咧嘴笑笑。他觉得，她居然对他的想法毫不反感。

“我那样做只是需要做爱，当然我也要利用你。假若我们一起被抓住，他们发现我们在玩游戏，我就说是你强奸了我。”

“你这个冷血东西。”



“我以前沿这条路开过车，它很空，我能看见远处三公里处，特别天气晴朗时，它绝对地宽阔。我脚蹬油门，把车开得飞快，可以听到车轮急速旋转的声音，这时，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小的拐弯；一辆很长的货车正缓慢地，吃力地拖着，占据了所有路面。”凯蒂沉默了一会，太阳就要落山了，洞里越发黑暗了。

“这是十一年前的事了。我开的车没有刹车，我明白如果我停不下来，汽车躲不过去，整个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就在我疾驰向前，马上要撞上货车瞬间，我意识到我要死了。”

她又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说道：“当我清醒过来时，我发现车正行驶在路的另一边，排挡不知怎的已换到三档，车速也降到了七十公里每小时，我又逐渐将车速调到五十公里，这就是魂飞魄散的我所能做的一切，然后继续向前驾驶。大概是大货车早就看到了我，或许是我绕到了那辆货车前面，也许是我从货车上飞越而过，我不清楚，我只看见货车仍然在我的前面。我又把车开回我原先走的路上。”

“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

凯蒂卧躺在肮脏的地板上，埋下头。“明天我就会被野牛撞死，或者被飞机排下的废品毒死。也可能成为一起交通事故的丧生者。你用枪威胁我，用刀割伤我，你恐吓我使我疲惫不堪。你破坏了我的假期，你这个社会渣滓；我开枪打伤了 you，我还要再打呢！我想活下去，你这个狗杂种，我渴望得到性满足，我得到了，我才不管你是怎样想的，你的确是被我利用了，而且表现很好。现在我想回家。”

他让她躺在地毯上，拿出一颗嵌在她身上的砂子，他扔掉枪，开始跟她很和谐地做爱。她又浮想联翩起来，不应当